皇明史概

臣朱國禎輯

黔寧沐昭靖王

王名英定遠人不詳其所自出或曰 高皇外甥也一云
上起兵收之温爽有姿槩與李岐陽等俱從 國姓名
文英數從征伐入侍帷幄晝夜勤勵目無忤視 上寵
重 中宮尤愛之年十八以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尋指
揮使洪武元年從下福建擒陳友定拔關六十八寨擢
馮谷保爲製姓沐而罪名曰英字文英一曰原姓李後
李羅李母朱我朱單日木卧征雲南當時 上曰母
日南方大地當克不當生乃定曰沐 出鎮建寧三郡尋

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進洮州朮手撫岡西泰事先更射
而後開十年副寧河王征西番普贊及沙哈易思諾羅兵
至昆崙戰數千里俘三十萬寧河王道卒即代將還
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勲柱國
食祿二千五百石　賜券十一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
番朶耳只巴八字以萬雜畜二十餘萬十三年脫
火赤愛足思發示部落和林轉略亦集乃渡黃河登
賀蘭步沙士盡夜至其境分兵四翼薄營盧大破之
獲赤愛其全部十四年與徐大將軍異道出古北口
克灰山會寧渡臚朐河獲知院李宣尋副潁川侯傅友

德率師三十萬征雲南由辰沅遵陸路出羅鬼攻普定
普安循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襲畢節擊可渡河皆下之
梁王遣其將達里麻駐兵曲靖拒守謀于友德曰雲南
兵屯曲靖必意我軍深入勞頓且以程計之謂未能猝
到彼必懈惰我若兼程以進出不意掩其未備此批亢
擣虛之術也曲靖一破餘皆傳檄而定友德然之遂乘
大霧進至白石江阻水而止霧歛江濶僅一里許其淺
處可涉也虜見大驚或請遂濟王曰我軍遠來利速戰
然疲甚及我半渡來擊勝未可必也乃陽整衆鳴鼓若
將濟者賊悉擁精銳拒水上王別遣一軍泝流暗渡循

山出其陣後吹銅角張聲勢仍于山林巖谷間樹旗幟爲疑兵逵里麻驚懼急撤後軍與之水上軍見之心動而陣亂王于是拔刀麾兵以濟士有猛而善泅者數百人皆蒙盾直渡以長刀仰斫所當皆靡我軍得登者人百其勇彼軍退數里結陣而待擊之勁戰自旦至晡喋血震蕩多縱鐵騎横貫而蹴之賊大潰生縛逵里麻僵屍百里梁王聞敗走死直抵雲南悉收其金寶子女分徇諸郡皆下獨大理猶爲元守王與永昌侯藍玉攻之其帥段世據龍尾關爲固王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質明麾騎亂流至關壯士被羽先登斬破伏

兵從後夾擊擒段世㧞大理不次月雲南郡邑悉平分
省列衛戍簡置守令勸課農桑四月回軍與友德會滇
池時烏撒東川建昌皆有變志合兵分道攻下之立烏
撒畢節二衛而麦兵叛者復圍雲南守帥馮誠等告急
王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諸失守者
詔　召永昌穎川二侯還穎川進封公王留鎮三歲間
平廣南蠻酋浪穹鶴慶鄧川遁冠特磨遁去二十一年
百夷思倫發等聚其衆來寇號三十萬選卒二萬封昌
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象衆乘二十象來戰誠
一戰殺數百人獲一象而返明日賊悉衆撁百象來圍

象皆披甲負戰樓四周若欄楯挾大竹爲筒于兩旁筒置短鎗十餘以標我王多置火銃神箭于前分三行叅差而陣度象且近前行之銃箭齊發未退二行者繼之第三行又繼之自立馬高岡觀戰爲鼓領中軍寗正居左湯昭居右昔剌亦百夷之勇人也殊死鬬左隊小却王怒令馳取隊將首隊將望見麾士卒奔入諸軍並奮聲震天地象驚却走王乘之賊大潰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皆被矢如刺蝟賊帥皆伏殪象背羣蠻震讋稽顙奉貢不敢復爲梗明年東川蠻叛據烏路山遣寗正討平之并破降叛首阿資入朝賜宴

奉大殿賚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彩幣百襲鈔五千
錠陛辭　上撫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爾也歸鎮
復大破阿資以兵威折脅八百國并諸番有重譯貢者
初王留鎮之明年　孝慈皇后崩哭幾絕及是二十五
年四月　皇太子薨哭失聲嘔血六月十七日方坐堂
皇理事中風卒年四十八訃聞　上慟哭　命以喪歸
賜葬都門外追封黔寧王謚曰昭靖王沉毅有志量好
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濫殺鎮雲南事事修舉墾田
一百一萬二千畝辨方物以定其貢稅視民數以均其
力役疏節目以寬便其人嘗從容詢一儒生欲觀書勸

讀大學衍義欣然取而紬繹益以通鑑綱目不三二年學問大進論事輒援引典故又于壁間大書周子太極圖說張子東西二銘朱子敬齋箴孔明出師二表李密陳情表韓愈佛骨表朝夕瞻對求其理趣擇民間之後秀及土官子弟皆令入學肄業使知禮義自往釋菜設食給衣曰首善之地風化攸關不可後也嘗得太極圖善本并白鹿洞規石刻置 文廟平居無所嗜惟有馬癖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支遁一僧耳猶愛其神駿畜之吾將也馳逐于兩陣順吾驅策與吾一心以立功者在良驥耳是不可愛而他愛乎蓄息甚富良者屢

以克貢餘邀征討分給將校勇敢善戰者所得多至十餘匹後雲南父老與蠻夷土官願即府城立廟以聞報可及追王三代妻馮繼耿俱追封王夫人五子春晟昂昌昕昌蚤卒三子遞鎮雲南而少子昕尚　太宗公主爲駙馬都尉屢掌南京都督府以壽終

春字

春字景泰生未幾失母鞠于外祖氏長歸就學洪武己未年十七從父征西番明年從征亦集乃又明年從征雲南皆有功還京師遂掌禁旅雲南既平又從父鎮守機務煩密應奏者必以將命一歲之内馳驛再三所報

悉穪吉十八年秋僉後軍都督事例從試職　上曰是兒我家人非他比畀實授冬錄因烈山奏釋數百人蔚州民告那海等搆逆往勘得實白其誣宥數百人從宋公出沙漠降納哈出藥送入京父甍奔喪奉柩還葬畫禮襲爵仍鎭雲南大修屯政命都督何福討降羅雄法東畢能平弄山諸酋二十七年越巂買哈剌連西番煑邊出没北勝浪渠州遣百戶蔺宗賢勦平之立瀾滄衞鎭禦阿資叛服無常討之諜曰此遁恃險阻及土酋皆姻婭得展轉亡匿今悉調從征俾不能遁多置營壘相犄角制其出入授首必矣乃分道逼之二十八年兵

至赤窩果幾阿資幷誅同惡二百四十一人衆皆欽服寧遠州古為十七城門接壞交趾酋刀拜爛負固討降之隨所至皆捷麓川宣慰思倫發酗酒為其屬刀幹孟所逐來歸求援挾與入朝面受　宸算率勁卒八千銜枚倍道大破誅其魁餘盡釋之思倫發始得歸加征虜前將軍總川貴雲南兵欲盡平其地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得疾卒年三十六謚惠襄在鎮七載闢田三十萬五千餘畝民為立祠無子弟晟嗣

晟字景茂少凝重端慤而質頴敏善讀書　高皇甚愛之授都督僉事進左都督嗣侯代鎮雲南將岷王國其

地與晟交惡　文皇貽書王謂晟少孤不練事且其父佐命開國之臣毋深責吾嘗召晟別加訓飭然卒徙王于楚晟居守自如初　建文皇帝自焚　文皇意其由地道出或言匿晟所久之詗察無狀乃免麓川宣慰使爲諸蠻所逐擅其地討平之分其地爲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及五長官司歲征貢賦又于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控之夷遂帖息八百國來犯發兵逆擊自犄後走之獲其帥永樂四年安南黎季犛討之晟爲征夷左副將軍率兵由蒙自以入前鋒奪關隘賊散走造舟濟師分遣所部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

江與新城侯張輔兵合破多邦城櫥繼擒其東西二都
平之賊皆遠遁追擒獲無遺論功封黔國公歲祿三千
石世襲　賜宴御製詩褒美之　仁宗立加太傅宣德
元年安南再反會柳升進討升敗死晟兵亦退廷臣劾
晟　上封章示之正統初麓冠遞發遣弟都督昂討平
之三年麓川擾邊率兵討之都督方政戰死擁䕶軍不
能進還鎮至楚雄卒追封定遠王謚忠敬滇人恒服晟
父子威信尊事之無異人主片紙下土尊其威儀交迎
盥而後啓曰此令旨也多置庄田三百六十日吾日食
其一足矣子斌嗣尚幼不能將弟昂以都督同知代鎮

復討麓川不利王驥兵合始平之陞左都督卒贈定邊
伯諡武襄

斌字文輝初名儼字可觀寬厚謙恭好讀書有文武才
略父忠敬王鎮滇四十餘年侍母程祖母耿居金陵曲
盡孝道內外整整無間言父薨奔喪庚申襲爵居京師
叔父昂代鎮乙丑昂卒受命徃鎮　陞辭賜今名緬甸
執思任發將送京師其子思機發來奪促兵迎却之斬
首以獻遣主事何瞻勞賜丁卯思機發復據孟養爲患
朝廷大發兵以尚書王驥總兵官來討奉勅轉輸接
濟大軍并爲後拒得不乏貴州苗叛攻圍城邑日此滇

南雖嫌地勢不可緩視輕騎倍道救之賊皆解散水西蠻攻畢節又諭降之景泰初卒年五十四謚恭康子琮嗣

琮字廷芳號益菴又號東山居士未晬而孤母梅氏鞠之從兄琳以右都督代鎮琳有文武才且友愛教以詩書八歲通經書大義未幾琳卒弟瓚以都督同知代琮冠帶優給食祿之半與搢紳學士遊性行老成兼美詞翰成化乙酉入朝嗣爵丙戌徃鄭府主喪丁亥還鎮雲南瓚仍協理勤于爲政事無壅滯公退儼然冠帶守禮法不妄言笑時謁孔廟勸講課士治水利廣屯田兵

食克足邊夷餽贄一無所受反勢之與以酒食遠近感悅羅守宴然威德遠被諸夷賓服眞滇南一時太平之盛也甲午安南假道窺伺拒不許因使老撾啓釁大飭兵奏聞請討之安南懼謝罪乃得赦尋甸廣西二府土官互相賊殺擒其倡亂者奏革去銓流官治之其地以安諸處竊發者授成筭皆討平之壬寅偕都御史程琮往撫孟密有請用兵上方略者斥曰向來用兵醫害半天下寧受無功之名窮兵黷武以希尺寸義不敢出人皆題之癸卯討叛酋師五擒之加太子太傅南窩賊恭丘拒命生擒正法在鎮安靜清潔孜孜誦讀陰陽卜筮

無不精究善草書歌詩樂府瑰麗可觀馭下寬簡尤戒
盈滿嗣公凡三十二年景泰庚午卒年四十七贈太師
謚武僖從孫崑嗣
瓚字廷器父　南錦衣千戶瓚承廕天順戊寅入朝會
兄總兵都督璘卒于黔陞都督同知代鎮祿谷寨叛討
平之烏賊阿賽與土官適仲攜兵諭解復鬬又討破之
壬午麓川餘孽思卜法侵奪孟木諸夷土地請于朝會
勦賊懼納款成化二年黔公年長來鎮命瓚協贊四年
充副總兵移鎮金齒辛丑疾卒年四十三　賜祭葬子
誠

昆字元中瓚之孫也父誠右參將嗣守金齒昆生九月
而孤武僖卒無子立爲嗣沐氏公爵得于忠敬而昂其
弟也昆派自昂又武僖從孫廷議欲從昭靖初封西平
侯爵下雲南守臣議謂百餘年來南人習知黔公一旦
改侯而稱西平恐人心驚疑生變　孝廟從之嗣公仍
佩征南將軍印鎭之小心愼事守法制體人情所部清
靜益治兵庚申勦飛山等處蠻寇辛酉撫諭孟養復村
寨十三處壬戌合貴州討平普安賊正德丁卯師宗州
夙亂次第平之再益歲祿百石丙子加太子太傅嗣公
二十四年在鎭二十一年己卯卒年三十八贈太師謚

莊襄覓凝重喜慍不形于色通六經子史談娓娓宛如宿儒賦詩答啟手筆甚快日延儒士論文義教子弟隨文武各習所長平居矜厲勤于吏理說者謂有忠敏之風而學問過之子紹勳嗣公十六年卒子朝輔嗣十一年卒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鞏相繼爲朝輔之弟朝弼當嗣虐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于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襲佩印鎮守坐淫虐削爵以子昌祚嗣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幽于南京之故第死沐氏久鎮雲南擬于親王督撫大臣謁沐氏皆及門下車藩臬以下逡巡爲讓天下久平縉紳士抑貶之萬曆中

昌祚出僉事楊寅秋不避道昌祚笞其輿人交訟于朝
中朝之士不能無多求沐氏明旨屢切責未幾革其鎮
守子叡以都督僉事代父子又交惡昌祚出遊于外所
至梵院皆有題額久之叡死昌祚復鎮天啟三年卒孫
啟元嗣鎮沐氏既世鎮其卒也皆還葬南都之外要也
必于南北公侯家南中故有府府中用閹其始鎮　太
祖使閹監焉後仍不改

宋國馮公

公名勝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先世由泗徙光州再徙定遠父文質三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略相與講讀兵書射百步外命中國用貌都雅勝長軀偉而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起兄弟聚衆立砦自固　高皇略地至妙山國用儒服來謁　上曰若書生耶試爲我計安出國用曰有德昌有勢強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幸而近我其帥懦不任兵急擊取之可以強強則基定然後命將出師掃羣冠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拯水火可以昌　上

大悅曰此吾心也歸砦挾其弟拔衆俱來　上見勝尤
愛異之引其兄弟爲心膂事寄常李善長亞而肯善戰
典親軍諸忠勇知討之士惟國用兄弟至最先三汊河
之役國用手獲其帥從　上渡江破擒陳也先赦之與
盟挿血而嘔鬫用曰其人必叛也先果行刺不克走爲
下所殺姪兆先復擁衆據方山與蠻子海牙分水陸相
犄國用從破海牙及兆先盡得其衆　上選降卒驍勇
者五百人爲宿衛衛國用與勝擐甲侍帳中　上寢息
自如五百人皆感服　上即以屬國用勝將之攻金陵
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因從取寧國定泰興宜興

俱進大元帥國用以忠謹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卒 上親臨奠哭之慟賜葬江寧贈郢國公子誠尚幼勝代爲都指揮使陳友諒逼龍灣 上與之大戰石灰山勝率宿衛直擣其中堅大破之再從拔江州及解安豐之圍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合兵下淮東勝獨圍高郵爲所紿失兵千人 上召而撻之徒步至軍怒甚勒軍一鼓下之從討張士誠下吳興進圍蘇州破之論功次平章遷春進銀青榮祿大夫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立皇太子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爲都督同知總諸衛

兵取樂安別部兵涉黃河會取汴梁河南二郡西拔潼關守之復西下華州旋師謁　上于汴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從大將軍下山西踰太行取澤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于絳州獲之　制詔右副將軍居過春下湯和次之楊璟又次之渡河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兵逼臨洮降之還從大將軍圍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悉平前是　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又五十餘日勝亦至　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聊外過虜內塡撫關陝所寄甚重而弃鬘之

何故勝頓首請死　上以功高弗問至定賞頗列其業
金幣減半俄復爲右都督尋以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
擣定西大破王保保自泰州南出一百八渡徇略陽擒
其平章蔡琳入沔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
興元克之蜀地大震征哨極于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參軍國
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誥謂勝兄弟親同骨肉
痛切支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
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稱揚甚至　賜文綺
帛八十匹明年按陝西又明年大發兵以征西將軍率

五萬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兵至
蘭州遣傳將軍以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虜遂定甘
肅進亦集乃路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力篤山岐
王朶兒只班走獲其平章張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
萬時大將軍違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得失相當獨
公以捷聞而有言其匿虜橐駞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
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剌等
還鎭陜西改河南册其女爲周王橚妃夫人何氏卒于
京　上賜璽書慰藉塋畢復之鎭董建　周王宫府大
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左副將軍練兵河南待

發勑勝曰今天象有警占在大梁乃爾封地就諭都指
揮馬兒宜慎防刺客未逾月又勑曰天象屢見不可不
警秦晉二王還京宜選精銳嚴宿衛二王至宋國公迎
都指揮守城即都指揮迎宋國公守官兵三之一迎餘
悉城守慎毋忽時徐李二公皆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
大衆金山數窺伺遼東爲患十八年拜公征虜大將軍
友德藍玉[illegible]右副將軍步騎二十萬備之諸公俱皆從
以星變召還京十九年冬論出師二十年春北伐復遣
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奉 璽書諭降公等至通
州諜虜有屯慶州者遣藍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

平章朶來大蒐士馬遂悉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進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納哈出見乃剌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剌吾頗爲述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軍獻馬因以覘我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逼之納哈出度不敵因乃剌吾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覘知明兵盛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納哈出別酌

所携附玉玉讓之先納哈出郎先飲復酌酎玉玉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讓弗肯衣王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勝故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追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皆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受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輜駝車服至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復遣諭

哥三折弓矢擲地來降勝以禮宴待納哈出令耿忠與
同衆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盡將其衆南行以濮英
三千騎爲殿道中又獲棄車四萬餘輛殘軍二萬餘人
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
曲金幣無筭命勝凡降者隨水草便處安揷方班師稗
將有盜胡酋馬者斬之以徇然自所掠者甚多至使闕
者行酒于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胡中王子死纔二日
強娶其女大失降夷心又盡驅而南益恨逃山谷邀我
濮將軍因此陷沒鄭公茂械至京亦自陳所以搏納哈
出故且訐勝過　上乃勅責至再收大將軍印還京命

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

置龍州二十一年領東昌諸胡兵征雲南胡兵中道叛

是冬鎮永寧撫安胡兵二十三年詔還鄉明年來朝命

採軍山西屯種大同二十五年加太子太師時勳臣望

重者八人勝居第三勝子諒與家奴同謀殺人囑縣官

勿衆事覺　上諭勝家奴如律特免諒死二十七年諭

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

嗚呼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朕命卿歸出鎮西鄙近以家

人進令開朕嘗言觀色良由不得其所故爾然小人畧

無怨言誠可愛惜朕念卿昆弟相從開國有功且聯姻

親不忍不爲卿言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足衣食無窘迫自然效力下無怨咨則家道昌矣二十八年暴卒勝家居僮僕倚勢橫斂稅鄉重乘收勝養稻打場壓龐瑧下張康碕其上坂其有壁騎輩出入騎善馬邑有樊文名爲瑧國用妻家也勝一日爲酒召樊文盛陳其金銀器皿與樊文戲而令瑧之樊文既得罪勝日必千金乃還勝怒走訟于 上樊文亦訟勝言其居家所爲若曰 公爲偏場下索兵器 上予勝酒曰我不同勝歸遂死

將時勇悍善戰及爲大將軍稍廢紀律金山之役有大功 上頗不悅卒之日賻䘏不及諸子皆不得封國用子誠雲南戰功官左都督

介州外史曰馮國用不死其岐陽伯仲乎勝有大將材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驚禁焉能免

乎金山之役璽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爲喻始而勉之中而戒之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能掩譴廢可也嫌死不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

朱史氏曰功臣非謀逆而受禍者其根必有所自起宋公之失在于不奉命擅歸而多欲次之西陲初下反側未安任寄何如而可以輕委夫以中山王布衣兄弟功業葢天凛凛不失尺寸宋公親奉行間不能則效敢以意自爲出入寧止桀驁而已金山之役詔戒至三終不能率要之非大將材　聖祖以二王旣逝特以勇畧不得已用之又次及于凉公皆不克終葢以悍將事嚴主

理勢固然無足惟者顧其功遠在既寧上既寧智人也
亦禍人也朱公智既不長禍又遠謝寂寂至今不聞一
綫一酧之報吾是以憐之叙其功列于六王之次

潁國傅公

公名友德宿州人徙碭山號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元季兵亂從李喜喜破山東燒上都宮闕李敗歸明玉珍又從陳友諒皆不能用　高皇伐江州謁見小姑山　上奇之俾爲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戰鄱陽湖操輕舫深入身被數鎗手殺數百人徼涇江口大戰友諒死第功最優從　上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　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友德率萬人一鼓而登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授雄武衛指揮使從徐大將軍下廬州西取夷陵

諸郡縣破擒其將任充還師淮東克泰州進逼淮安破
張兵下馬驢港獲戰艘千大破竹貞于安豐　上方慮
張士誠命公守彭城王保保遣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
駐陵子村公度兵寡不敵詗其散掠率步騎二千自呂
梁渡直趨擊之驍將韓乙出戰單騎刺墜馬遂敗之度
賊益兵且復至歸而陣于野臥槍開城門以待李二果
盛兵至鼓之士騰搏賊大敗之縛李二以獻　上悅進
江淮行省參政召入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
書參議李飲冰楊希聖撈音佞一部就飲冰等祼而劓
上怒皆黥之諭公曰若擐甲冑出百死一獄之固當而

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答也明年大將軍北征　上所
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叅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畧冠
諸軍可授先鋒當一面復　召諭曰昔漢高與項羽爭
衡彭越宣力山東今用兵自山東始汝其勉之從破沂
州斬王宣下青州連收山東河南進克元都精騎偵邏
古北諸隘從定中山真定進兵太原王保保來援兵未
交萬騎突出壓營而陣公帥死士五百銜枚之因合謀
夜掩其營王保保棄軍走復敗賀宗哲于石州逐竹貞
至宣府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遏臨洮降李思
齊大將軍圍慶陽公以驍騎扼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

功最多洪武三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移兵伐蜀領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關虜其平章蔡琳八沔分兵由鳳翔經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公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各持十炬列山上蜀兵疑大軍至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潁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四年議伐蜀湯和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取重慶公由秦隴以步騎趨成都 上密諭公潛取階文馳集諸軍揚聲出金牛而密覘階文守禦果單弱因引

兵自陳倉攀援巖谷晝夜兼行直抵階州守將丁世珍倉皇拒戰擊走之階州下遂趨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自固友德立督兵修橋以渡遂拔文州渡江所至皆不戰而潰進拔綿州漢水漲伐山木造百艦以渡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木牌數千書克三州日月投之順流而下蜀守者見皆解體艦成渡圍漢州其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分壘壩守兵來援至則公已破其守將向大亨親督勁兵逆擊大敗之拔漢州進圍成都壽以巨象載甲士前戰公勒強弩挾火器衝之象皆却走兵躪藉死者數萬　高皇引其功切責東諸將所書木牌亦達東

軍遂直前破𢬵江諸栅進逼重慶明昇降壽等開之悉降分兵徇下州邑克保寧執吳友仁第功居首刜爲文奬揚永忠次之湯將軍不與焉明年副馮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先率驍勇五千馳趣西凉進畧甘肅手射殺平章不花至瓜沙州大捷是時師出三道獨公獲全勝而以主將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復爲前鋒出塞虜踼絕漠徙去還軍塡北平上疏言五事其一請通清河淶水便漕粟其二宜招撫流民給以種具復三年其三古北等隘罷民守戍發兵千人代之便其四關外新附丁口貧宜給衣糧厚恤其五北平郡歲供億大軍宜有以紓之

上從允下所司速行尋召還匝　皇太子諸王講武荊

山下與諸徽侯俱增歲祿千石同中山侯和備延安伯

顏帖木兒偽請降　上陽召和還留公以誘果入寇大

破擒之　上將取雲南命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

城郭繕關梁因兵威撫金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欵還

獻馬五百虜寇邊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軍出塞

抵北黃河夜襲其灰山寨十四年命為征南將軍率左

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騎步三十萬討雲南　上

親餞龍江諭以方畧受命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

由永寧趨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取貴州道進攻普

定克之羅鬼犵狫諸苗望風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
兵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
用沐英策大破擒之遂平曲靖自率衆擣烏撒藍將軍
趣雲南梁王走死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
皆迎將城烏撒蠻大至故持重不戰老之忽鼓士騰奮
大破其衆城成得七里關以通畢節克可渡河于是東
川烏蒙芒部皆降　上諭公梁王尚在霧翠不降雖有
雲南亦難守遂進兵至大理宣慰使段明獻書請如唐
宋故事降印頒曆順修職貢永為藩服公怒拷其使諭
速降明再上書曰善闡危如登山大理險倍投海漢武

習戰僅置益州元祖親征梁王分土自古平天下易平雲南難且用兵之道講和爲上全師爲奇大國既有其兵小國亦有其備迫乎食盡奇死將獨兵離爲天下笑將軍悔晚矣公大怒與沐英斬關入大破斬之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下金齒車里摩娑和泥平緬悉降靄翠宋欽皆出降獻梁王眷屬及威順王子伯伯于京師凡三百餘人項之烏撒諸蠻復叛公會沐英進擊而使指揮顧成擊破西堡蠻賊七月大破蠻兵斬首三萬餘與英引兵東攻諸蠻之未附者搜其潛匿悉殺之十六年元普顏篤先不花據鄧州復叛公自七里關御單

大理平之攻北勝麗江前後斬首萬三千餘級雲南悉平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設寘諸司大小相維事遂大定　詔公等還京獨留英填之進封穎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誥及世券加賜米千五百石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虜將納哈出于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讒召歸留公鎮撫尋命部諸降將還京討平廣西反者東川蠻復叛往討并討叛酋阿資皆破之還命與諸將駐兵湖廣要地休士且以壓服諸蠻之叛服不常者尋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悉收其部落踰黑嶺至鎮子海窮熊皮山而還召歸加賜

[illegible]田事疏 上引公儀休事諭止之再遣錄兵備邊復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咸聽節制遂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往北平山西備邊聽秦燕二王節制二十七年十一月暴卒二子忠尚壽春公主為駙馬都尉讓金吾所鎮撫先是藍玉誅友德以功名內懼定遠侯王弼謂友德 上春秋高行旦夕盡我輩我輩將安出 上聞之會冬宴從者徹饌徹不盡一蔬 上責友德不敬且曰召爾二子來友德出諭士有傳 上語曰攜其首至質之友德提二子頭以入 上驚曰何遽爾忍人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過欲得吾父子頭耳遂自刎 上怒分徙家屬遼東雲南

按宋穎二公暴卒各書皆本國史不敢增一字余深惧之矣有諸斯此癸亥入京抄得名山藏一書乃何司空

匪莪所著有關一說及馮公之云司空多聞博學必有
所據且義例精核不輕信不輕改余既寡陋不曉出自
何書又在事機務叙叙與司空相會頗稱不及細細論
敎顯其說駭人耳目不忍舍爲存之而細其行以俟博
者若晉公事賜國史詩
訓其冊又不可例論也 嘉靖元年巡撫雲南都御史何
孟春奏頴國公友德宜德侯朝興汝南侯思祖皆雲南
開疆之臣請立祠致祭賜廟額詔之額曰報功友從後
在遼東者嘉靖中有都御史鎗在雲南者嘉靖中有給
事中夏聽
朱史氏曰頴公有宋公之功而無其過乃三數月中相
繼暴卒并停襲封若曰 高皇末年疑忌殺戮則彷其
父可耳何以廢其子世閥奇偉人遺此氣運功成身死

總只一死雖死猶生或兵或縊不妨明言以志　聖人之失而寂然不著本末謂有所諱與畏則韓京二公不啻詳言謂可畧不必細書則一代大功臣生死之際豈宜草草此秉筆諸公不得辭責而尚論者動曰寬仁大度曰愛惜功臣此只可論本心不可論作用　聖祖如青天白日其心天心也其威天威也欲殺便殺殺之不當亦多自悔未嘗一毫掩飾至于文人體面話頭尤所厭鄙決不任受何事曲爲之辭獨借公之洗冤進不得聲于廟廊退不得寫于典籍雲南一祠殊覺荒寂至今山陝浙閩之間傳姓者皆引爲遠祖理有之未可盡以

爲妄也

韓國李公

公名善長字百室定遠人有志計讀書麤持文墨愛事高皇略滁陽善長進謁　上詢里中長者禮之收爲掌書記屬曰倉卒聚兵人自爲心又諜士持槖㯮多毀惡諸將以致敗事調之如一是在平時容督此儲者事次能任之吾事濟矣善長受命慚久與密謀諸將有來歸者悉其本末言于　上復爲　上布款誠而中有以事力相翔致者委曲調護人皆安之一日　上從容問曰四方戰鬪天下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胡元醉

暴亂秦尤烈以故羣雄蝟脊土崩瓦解　主公豪產距
沛不遠與漢高帝同受山川王氣能法其所爲天下不
足定也　上曰漢高帝所用豪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
何三人者今徐達勇力或可方信君可當張良蕭何乎
對曰良智許絕人後世鮮比善長何敢望若供給饋餉
或可效蕭　上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之士可擬
良者幸以教孤將就見之對曰世豈乏才顧善長不能
悉知惟知金華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　上曰以孤
所聞知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是年滁陽王疑　上奇
新羅孤數長不壽　上曰此吾文也安得辭務不肯應

滁陽既沒　上塡和陽元兵猶盛　上自畧地收兵善長以一隊守城元兵來襲設伏大敗之　上聞甚喜曰不謂儒者乃辦吾事方謀渡江會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請降　上曰天贊我也旣渡泛牛渚拔采石乘勝取太平　上命善長置榜諭士卒擄掠必斬　上自稱大元帥以善長爲府都事已克建康取鎭江與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軍機進止章程賞罰皆佐處分　上益禮任之擢行中書省叅議師行必留守轉調兵餉安輯居民　上爲吳王拜右相國請立茶法洪都鑄錢設局溯廣開鐵治定魚稅裁取有度民不困而

國用足　上與諸將議伐張士誠善長以士誠兵尚強饒蓄積請緩之　上不聽卒用徐大將軍言先取淮當時李濟尚據濠州善長以書招降之既平浙西興鹽法力請　上即帝位　上日常笑陳友諒甫得一隅黃屋左纛自雄未幾殞滅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應自有時毋庸汲汲士誠就縛以勞封宣國公賚賜加大將軍吏百官制始尚左善長爲左相國　上嘗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遇徐相國及他大將遠不過百里罕自望貴今者賴諸公力一旦舉天下伏半雖然中原未平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忘遠慮

丞平章善長與大將軍達共議及御史府議率羣臣上
懲元政縱弛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連坐三條不
已甚乎因請自大逆而外皆除之既而命與劉基等悉
裁定律令復率羣臣勸進三表乃許進即位儀 上御
新宮歸功臣下告于 上帝皇祇有旨賜英賢爲輔之
詔戊申正月 上即皇帝位一切冊典皆充大禮使改
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 皇太子領中書令
上不許曰元氏胡也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令吾子尊師
傅習經傳通古今識達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啓聞
何中書令也于是議置東宮官屬即諸勳德大臣兼之

以示父子為一　廷臣事之亦如一　絕嫌間之疑命兼太
子少師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居守者
三月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
服三師朝賀　東宮儀監修元史奉　詔編　祖訓
朝臣大小服色條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諸國功
臣爵賞優恤死事者家屬事無鉅細悉委與中丞劉基
右丞楊憲謀而行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無汗馬勞
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進封韓國公授開國
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參軍
國事左丞相歲祿四千石世襲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

一死節詞比之舊何時大將軍爲元功位猶居次善長
雖寛博有容畧然意忌刻希議李飲冰楊希聖黨之與
中丞基爭法而詬　上方獨斷事寄如故而言不盡行
且厭之矣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及佃戶踰年督
建臨濠宮殿賜以牛酒茗槳從江南富民十四萬田其
地諭善經畧毋使失所凡留臨濠者數年擢其弟存義
太僕丞義二子伸佐皆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
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歲祿六百石初定婚禮公主修
婦道甚備居一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礼善長因
子祺尚主狎寵自恣　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不知問

安祺六日不朝宣至前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
論法父子皇恐謝罪　上赦之善長在　上前凡事不
先發時爲小人覆過或時詬訶不當罪強爲對　上以
爲柔奸嘗賜勑曰爾太師善長昔嘗援據輦家倉皇謀
生無所朕將帥師滁陽爾迎于道朕待爾腹心用如手
足朕無上智于爾爾或小疵朕置不問遂成命世之英
今無謂朕忘乎朕報功之誠神人共知爾年雖邁猶力
可爲何至比小吏在功臣負昏定擬詭非待奏國有定
律奏對不寔者杖心欺者斬爾欺矣然大封有誓免爾
三死今削祿千四百石爾其聽之克謹後戒庶有嘉貞

後以不悛彼勑責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
文忠議軍國凡大事悉聽裁決而後奏行督南郊圜丘
工洪武十三年勅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鞫獄
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
福既敗以事見督皇恐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凉
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外應先與存義謀後告之善長
善長始大驚不聽已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
地王太師善長心動乃歎息起曰吾老矣惟庸等所爲
又旬日惟庸過善長延之東西對坐屏左右款語良久
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遂與倭通俾以精兵

寓貢船狀許害　上而掠廓兵入海事發　上乃賜惟
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負聚已前死羣臣請併誅善
長與吉安侯　上謂吾年二十七識善長兵間善長年
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上公
女女其子此吾後時股肱腹心其勿問止誅存義併赦
佑尋召理嶽事頒文臣盟封誥敘例十五年河南水命
祺賑濟善長復請老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勛臣五
十七人善長居首又二年善長年七十七嘗欲營第宅
從信國公湯假衛卒三百人役亦探得　上責讓曰

皆竊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而永昌侯藍玉
破虜捕魚海兒獲其遺臣封績乃惟庸謀亂使于虜者
善長匿不以奏後事發下鞫得績往來沙漠私齎有善
長手牘廷劾當誅不報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于
是御史再論劾善長捕佑伸置獄獄具謂惟庸初爲亭
國令善長薦之起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
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
金帛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玫龍螭桃酬善
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　奉天
殿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

矣吾欲面宥佑伸死以慰大師心何如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 陛下所得私 上曰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 陛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經死佑伸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以禮塟之卹其家都尉公主徙江浦都尉卒于永樂元年二子茂指揮僉事芳鎮撫孫恒傳襲恒生城埴城生宣宣生鋭嘉靖中鋭絕封以文貸世襲七品其餘猶居金陵聚寶門外善長死之明年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得 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

[illegible]未可知而今謂

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耳于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太師國公封王而已尚主納妃而已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僥取取天下之百危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仇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

長之子麒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大臣當災則尤不可天下聞之莫不解體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　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弇州外史曰　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來行之即善長功胡能比蕭酇侯哉爵為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不異議者　帝固有以心知之也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令自盡以禮葬恤　帝之恩德不亦深厚加諸公萬萬哉雖然

其覩獄辦何取耶少遲也展之十載而後發發之餘一
獄辦覩初十年而加詳者寧能使善長職也嗟乎王國
用之疏可味也已
朱史氏曰韓公之死王國用一疏發揮明切　高皇亦
無辭以解然止論韓公之地位未究當日之事情也韓
公有心計而無遠識觀其稱張士誠一節便可槩見旣
以布衣特起佐平天下富貴已極耄且勤勤而　高皇
益振厲法在必行雷霆府擊　上之恩旣不勝其威而
摧折甚多下之儀又不勝其慣韓公久居班首屢旨切
責奪祿甚日歎可斬危矣日岌岌焉憂及身家徇弟姪

之言容還惟庸爲脫死計應亦有之要之惟庸以黠才偶當　上意而奸僞情狀傍觀豈不了了伯溫驟與之抗中山屢爲之言而我以姻故相聽此豈腹心功臣善自保全之策乎昔蕭何常識韓信矣身追之自亡命立拜大將特達之知千古無二然鍾室之斬卒紿之使入益古人一心爲國識大計如此並稱三傑抑有由來使何以舊恩終始與信綢繆恐其辱決不止械繫而王衛尉亦決不得以一言動漢祖之聽令韓公籌軍食輯和諸將誠可比蕭何而其知人則遠不及雖屢識景濂不能識伯溫而歸宿乃貿貿于惟庸之邪說舍曰皋發而

又北焉惟膺族矣第且坐死矣猶徘徊觀望遲之十餘年迫而引決繳之是世味中人拼風雲履盛滿不制而敗終屬可憐溫陵娘篤儒者顧為上上人說法而乃以辭爵分祿責韓公以隔靴搔癢詆國用此豈其聰明之極真可抵掌千古者乎

僉事王公

公名濂字習古定遠人父子良敏給多智定遠令愛之俾為書佐辟河南行省掾尋濂好讀書知大義習聲詩音節韻趣皆有法推擇為定遠吏有謀策令長以賓禮

遇之元季政亂豪傑並起歎曰保宗族救民可也走瀕毫說其軍帥使反唐政無害民軍帥喜留爲萬夫長至工部尚書非其好也又度必無所成聞　上克金陵乘間挈家南渡時李韓公其婦兄也在　上左右亟言之召見遂詔爲執法官恐心計獄務協于中活丹陽令白齊應天知府王子謙　上深简注陞爲中書員外郎遷浙江僉事巡行郡縣貪墨蠹民者斥去惟恐後餘則務存大體親風宣化而已一日大風晝晦　詔求直言歷述災傷病民竟爲之罷征欲得疾家居洪武三年卒年[illegible]之年[illegible]長日王濂戡功其王佐

材令拾朕去朕失一臂卿肺腑亦安所托後善長坐事上歎曰王濂在必不至此濂恂恂儒者與宋景濂相善或共論議或掀目吐氣指方畫圓滚滚數千言不休臨大事神采精緊毅然有不可奪之氣面折人過性又慈惠在戎行務以不殺為勸且導人脫兵之方賴以生者甚衆事親曲意承顏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子二伯驥先卒仲佐篤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善虞世南書以才為鎮撫

參議樞省事[illegible]國公

公名興字國祥定遠人負英氣多謀畧　上在臨濠引

兵趙定遠之池河初縣之大姓陳氏與麒謀招健兒屯守扶縣尹某爲帥自固聞大軍且至皆棄妻孥走麒獨扶尹來降　上謂侍臣曰衆皆潰而麒獨降非有謀者不能留與飲食籌征討之事商謀曲算甚當　上意禮遇甚隆既取滁州擢行軍總管府經歷河共倉廩兼掌晨昏曆以稽將帥之失伍者未幾取和州軍威益振上以始事之初唯兵食最急仍命發滁州倉既渡江克太平開江南行中書省徵退陞爲郎中是時　上左右唯公及李韓公凡政令俾餉羽檄皆二公相與協贊之汲建康下陞爲參議官戊戌冬　上親征婺州權著中

[illegible]衛率 上親爲文御鎮淮橋而祭慟哭良久直至塋所視其下棺始還子驥嗣侯官衛保就儒師學 親自訓督命爲管軍千戶大兵征漢鄂定襄丙卞吳興俱從征有功 上即帝位擢親軍指揮僉事從平中原陞指揮使世襲滕州段士雄反驍帥師討平之倭效冠浙東會浙江太倉諸軍捕斬五百餘級進僉大都督府事

宋史氏曰二 皇祖萬古一君也勲臣首徐中山謀臣首
劉誠意似是天造地設不可移動温慶獨以陳靜誠壓
誠意之上人情好異何所不至然考靜誠召見時年方
强仕非泰元之為老比曾為教官亂而退隱非輕世肆
志者比得遇 聖主黍幃幄受差擬宗賓賜非洗耳從
淵果于忘世者比其决于辭官辭而 皇祖亦不力强
此其人本末可知始為元之所薦既又合薦陳文輝博
得飛龍在天一書辭氣學問自是偏者一孤然汝揮辭
于始應于後卒以迂滯投金水橋以死見遜國[illegible]卷靜誠遜
死非遜官也當日與王景象得此数人黙毅自負先天

學王佐才未肯即執臣禮　皇祖因而風厲待之非三
餘非四皓外不失尊禮之名而內收豪傑齊用之實豈
與用事諸臣謀功賞分高下哉始事草創仕隱都不可
著則孜之李韓公之後而已

飛龍在天青　王師東渡之日士民俯蹟之辰忽爲翰音不勝舞蹈夫易之九五飛龍在天尊者謂別從中正以君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其實占如此其義亦既彰矣公以此爲商肯貴其吉蓋龍本神靈聖人之德入於不可知者人中之龍也惟不飛則已一飛則風雲而雨而天下萬物爲之序矣聖人不作則已一作則攬英傑而濟羣生萬國爲之熙熙矣故易以龍象聖人而以龍之飛在天象聖人之作而在位意古今凡幾變世道凡幾發以龍德位天者幾見其作疑待察始畫八卦爲萬世開太平者伏羲氏之龍飛也於是耕稼始通貨易爲萬世開衣食者神農氏之龍飛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龍斯飛矣青爲文

武亦龍也以禮樂為化龍斯飛矣由百世之後等百世
之王飛龍在天僅有數主非是則有德無位龍矣而不
飛也有位無德飛矣而不龍也龍而不飛者孔子是也
其所抱負期月而可三年有成綏來動和之時豈下於
五帝三王而不位乃治天下所以春秋也若乃飛而不
龍者不可勝計夏自啟仲康少康常世教主之外后十
二君商自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祖庚數賢君之外
凡二十一君周自成康幾宣數主之外凡二十四君秦
視列代姑置勿論而漢凡二十四君可稱者七到耳唐
二十一君可稱者三宗耳宋十八君可稱者亦止五六
君耳求其足以克飛龍之號而允為皇極之主者則未
也是果天地之氣運自盡而衰猶人之自少而老不可
以力為乎不然何上古迭興而參寰於變世也支闢聖
人作易以乾闔天地人物之數陽盡則一陰盡則二以
天地間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故聖賢不世出處有是哉
陽一陰二象奇偶耳元氣流行乎寒暑晝夜者自闢闔
下今無一時不得其平乃于人類世運則獨健于險而
之了陽豈常理耶天人交勝君子不諧命書圖日惟聖
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太甲嘗覆典刑怨艾一新遂聖
為百世令主人品何常之有宋太祖不由師傳湯閣重

門數諸三代後無此青鄉君有平平蕩蕩氣象故朱子
謂其直與堯舜之心合是真有聖人之資使魯子得際
其時以為之韓三代下又嘗見一真龍乘矣奈躬無王
從有孤二偃篤生真生之意情哉神宗不須心與程而
與心妥仁則又失之悠悠宇宙吾不得見之歟民五百
年又弱身吟日龍乘而吾士君子所以致若為光舜者
果何以長大抵有蓋世之道術斯有蓋世之功業舜能
駘前上之決非舜常席介所能撰也唐有觀啟恥君不
如竟舜以誅靜為已任志亦高矣然堯舜其君諫評云
[illegible][illegible]宋范番文郭一等人物考其立勒大節用善而根
[illegible][illegible]蔭責亦少見基堯舜其君其權與在自正臣臣頌
[illegible][illegible]遊副柳木也其書讀大學一害占聖實皆肩此中
[illegible][illegible]年以不古者正以此一部書不見故於世耳今日
[illegible][illegible]以此自蘇使大學本領工夫實見於吾身則格心
[illegible][illegible]在是吾昔果能用之大則為五帝三王次可為太
[illegible][illegible]王不然華欲云云皆肯面巳然正君非難正巳為
[illegible][illegible]為於已本如吾志何至天下事盡如吾意君臣相
[illegible]大狀泰曇哀者恭讀直史哉臣有致
[illegible]不

虎聖人作萬物覩正我君子臣濟之
期堯舜君民之日何幸恭際其盛

張名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累官和林行省左丞要
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丙申王師下金陵
迎大將軍逢下鎮江　上謂逢曰其地有秦元之者老
所老成當詢訪致吾欲見之意逢物色得之時從龍猶
從孫秉爲逢部軍因逢返報　上喜甚命兒子文正及
朱文忠以金綺聘之遂與妻陳偕來　上親至龍江迎
入府　上寓王祿帛家因邀同處朝夕訪以時政公議
言無隱既而　上即元故御史臺爲府居公西門外用
爲南臺侍御史不受事無大小悉與諮謀密晉漆板問

咨左右皆不知　上稱先生而不名每歲生日　上與
太子皆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燕飲禮遇甚厚乙巳
從子浮以告還鎮江　上出郊握手送之是年十二月
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未幾督兵至鎮江親臨哭之
命有司厚䘏其家同時建康周艮卿丘某三人素有德
行　上入城以禮延請詢政事號曰三老敬重之特
隱士退隱者甚多無不聞風自奮思佐成大業矣

葉公

葉公名兌字良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
卜筮之學　上既取太平仰觀天運有歸乃以布衣獻

試事一綱三目策一 綱者先定規模北絕李察罕之招誘南并張九四之僭據皆方國珍之歸順取閩越之土地即建康以定都拓江廣以自資進則越兩淮規中原而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三目者一取張九四圍平江擣巢穴用鎖城法困之爲上策取紹興進兵杭州略湖秀攻平江爲次策二取溫台慶限以歸順之期不則興兵脇以必從三取福建先遣辯士說之不則進兵一自溫處入一自海道夾攻福州必拔移兵兩廣可傳檄而定凡千餘言 上奇其言留用之力辭賜金幣歸

朱史氏曰城可鐵乎桀布衣之法謂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祭長圍環繞其城於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絕其內外之音是矣然兵無常形不得已至于圍城豈一法可定而日後圍常州始蘇慶陽三大役皆用此法雖曠日持久卒收全勝豈一布衣言之 開天之君臣守而行之噫是有數焉

彼江之始兵力未給常州時有鬬合以後兵至二十萬外兵合[illegible]不然陳友諒南昌之勢更盛可以立待也不待[illegible]何以卒至退兵敗滅耶

靜誠陳公

公名遇字中行一曰中行先曹人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建康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遇資稟純粹謙虚趣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溫州路學教授兵亂歸建康扁其室曰靜誠人因號曰靜誠先生每夙興焚香叩天願天生聖人救世 高皇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其學行才識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興兵共爭疆域干戈四起黎庶流亡天命歸于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榛門雖有將士帷幄惜無軍師恒側席以

求賢定太平以歸國比聞老先生世居江左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崇儒重道今古皆然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奮起倘以生民爲念須弘恤患之心應天順人數陳遠畧非欲奮爪牙以黷武其實資文德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以報功德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與其沒光歛迹以全己何如濟時行道以成仁拱俟車塵起展素韞蓍丙申四月八日也𧺝入見與語大悅稱先生

[illegible]現親信奉其業者三甲辰　上郎

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卽帝位陳治道以
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不受乃賜肩
輿選衛士十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春承命往兩浙廉
察民隱還朝嘗有所陳賜白金綵段除中書左丞力辭
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
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黑馬一甚奇召
入覲引漢故事以諫　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
卿又辭　上不許沉吟長久從之戊午復除禮部尚書
固辭　上嘉歎連稱君子且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
足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

每燕閒輒召問古今得失嘗值暑賜歸時功臣多有過謫力爲救解每從寬釋　上嘗諭曰先生有子著來帶刀隨侍朕當重用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讀書成立以圖報效　上悅賜對衣兼金當是時寵遇之隆雖公侯卿大夫無與比者甲子秋病作太醫省視尋卒年七十二　上震悼不已諭祭賜葬鍾山祖塋之次　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幷公所著述嘗燬于火故所存無幾今見世德錄子欽誠俱蚤卒弟恭字中復嘗隨公侍　上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三 終